

和文之三

德類

馮使君傳

巡撫江東之

王大僕傳

江東之

二賢傳

江東之

忠惠青公傳

江東之

六英傳

江東之

李節婦傳

遷客胡松

王烈文傳

知府余忠

胡知府死節傳

余忠

長官李盤死節傳	郡人教宗慶
薛母貞節傳	郡人李承露
序類	
送別王守仁序	提學席音
晁候圖序	文成王守仁
五經臆說啟	王守仁
貴州通志序	成都楊慎
學孔精舍彙稿序	提學劉伯燮
維風編序	知府陸從平
先行錄序	南阜鄒元標

憲約序	提學沈思元
宮約後序	食華方萬策
閑幽錄序	知府劉之樞
文氏家傳序	奈酒周洪謨
宋氏世譜序	詹事王直
檢齋遺稿序	侍郎王世貞
解類	
祥柯江解	提學鄭文
浩章解	提學沈思元
贊類	

龍馬集	學士宋 濂
引類	
振鐸長言引	巡撫江東之
二十四善引	江東之
撫餘五事引	江東之
龍山誌引	南阜鄒元標
書類	
杏毛憲副書	文成王守仁
與安宣慰書	王守仁
與耿楚侗書	郡人孫應鑑

與市山人書	巡撫高鑑
文類	
益按文	文成王守仁
夜密文	巡撫江東之
徵類	
開河論繫徽	江東之
孫類	
金盤江河橋疏	提學謝東山
跋類	
魁星石跋	副使王 璧

貴州通志卷二十三

藝文志

傳類

馮使君傳

巡撫江東之

馮使君者名祿故齊之駢邑人也為學力行登進士
嘉靖中出知石阡府稱良二千石清貞絕俗明於愛
物急於仁民其於法也不為苛亦不以沾沾故絕之
城中人居民此屋延燒多離散者曰焦然為之拊膺
尋乃益集塔說二酋交惡兵連禍結公討平之嘗督
亡部餉轉輸神速于是軍無脫巾盤江之役戎著奇

語類

飼鳥設語

銘類

備賑公田銘并序

總兵石邦憲墓誌銘

南京工部尚書孫確墓誌銘

朱政揚廉遺墓碣

提學吳國倫

邵人陳尚象

邵人孫應燾

巡撫江東之

巡按馬呈圖

伐一時士民謳頌不忘父之遂遷黔泉雲臺惟圖書

公服無長物居亡何解組角巾東歸海岱所棲蕭然

蓬戶衣無完襟針一脫粟我豈不自知其憐于腹歟

于口也北海間富民類得食胡餅問蔣公無句尚不

能及即監門臣虜之服養不虧于此終其身嘯詠清

恬荆扉晝掩晏如也厥子四人以次登庸諸孫之分

符秉鉞者後先曜采其曾孫少宗伯璫角富世文章

卓行人皆以公輔器之嗟乎世之俗吏以清白自名

者往往本故本知惡言為容膝之區非其質矣更有

裂成帛以祿黥竊飲污尊以希朴野潛而覩之則衣

占銅曲室中自奉幾萬錢焉夫食主之祿云祿人

以儉易能也禁已歸田非一日矣乃居然受人牛行

徑庸詎非純心貨行不與矯庶歟世者同語邪卒之

子孫累世貢顯皆未盡之禔留而遺之彼以鹽利誇

能吏未免生孽向之豐盈如京坻者等于是石火數燭

使君所統號多今之談宦遊佳處率先江左粵東河

中真獨而默不齒亡論小官下吏卽州郡監司多以

繳外荒涼薄之要以使君之甘節不苦安而能亨縮

于其身盈于其後去之日民尸而祝之相告而祠于

名宦者當穆然有遐景矣語曰善權不貳其謂是與

余故爲之表章歸其大較于燕以風世之官是都者

作馮使君傳

王太僕傳

江東之

夫瑰意琦行絕說異聞載籍之所共觀左史雖缺然

裨官小乘時時可考而知焉桂下史曰余嘗抱轡東

方聞之長老皆各稱王叟者誼至高其人員隱德不

少概見叟與姬蓋力田作苦家贏擔石之儲有窮措

大者不堪其最遠夜穿叟牆叟覺以戒姬是偷兒也

扼其吭而燭之曰諸君故基坐之長而亦偷兒耶夫

姬甚憐惜之耳語曰勉旃勉旃吾兩人終不敢暴君

之短因出黃梁與之煑而世卒無有知者居亡何酒
人酒而侮于神神罰之不祐而唐仆眾皆貶乞終不
解酒人忽宣言非得王叟來不可叟自度凡流亡異
無意行舉彊之曰神特于叟乎許可奈何恹一行旣
至共祝之酒人窘仆頓起神固知叟之所爲而世卒
無知者即叟亦不自知其後蓋有王太僕云太僕名重
光濟南之新城人以進士爲司空曾即來集黔左藩
議會亦水黑白羿蠻貊公與叟茂年許深入夷酋論
降三萬餘人銓部議行超擢公而以時方株木保留
之公出入山菁履千丈懸崖以一木之舟濟于是衝嵐

昌澤薦勳事以死事聞

天子哀而褒之賜祭贈官太僕寺少卿子之垣登八座之歡然大政諸孫之建牙開府結綬登朝者數矣若若海內稱新城王氏不宮卿卿之子末嘉三槐之在宋室極厥由末寔權與于叟與姬也夫世之擇地而行呻吟佔俾偃首白簡者何可勝數而卒無如命何抑有城府機深叮咛辨者言清于涇行比林是猶獲不厭老死耳叟以岩穴枯安不末闕達自介簡寧同廢齋誥知子孫昌大若斯之顯也是遵何德哉惟彼惘然一念發乎天真卽暮夜亡知而神明幽鑒之矣

太僕傳

二賢傳

江東之

事有顯百世而相感隔千里如比鄰者無他好爵爾
索此倡彼和理有固然機有必至也余於萬焉兩公
之事蓋謂然太息諸無人我後先竟能相與共濟善
作者不必善成人有義舉不必已出大都以天下之

善爲天下成之而已萬公者吳之陽義人名士和以
督學來黔師道尊嚴至今諱名學道者必以公爲稱
首黔僻萬山中田疇錯壤民故艱食公念士之貧者
別無以治生廼出錢金易粟八十石稍做晦翁社倉
遺意使貧士得春食秋還而爲之記曰力有不足於
已可以望之人効有不見于今可以圖諸後區區數
十石之粟其濟幾何然其繼而益之後來者又繼而
益之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使士也少脫稱貸填溝之
患心斯慰矣此其期望於人而圖諸後也又曰一人
倡之後人從而和之則其事可久一人作之後人從

而壞之則其事必廢居有頃公去有馮公者蒨之四
明人名成能以觀察來黔公力行古道闡明理學居
多親督學養倉之意慨然咨嗟永嘆于是以粟易金
益以俸新百八十緒置水田二分實計四十畝每秋
成積貯視諸生貧乏有差而多寡其數無改爲公之
舊第殆增拓之至今黔士不忘馮公德而益思萬公
賢夫諸公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又以公天下之
善屬望後之君子其心曰夫人有善而人爲之吾安
得尸之而安得據之顧世多著人我相藉今不毀其
成詎克成其美乃馮公不煩告誠不嫌襲故不目爲

他人之賢而曰為之自我者富如是故其相成也如四時其相濟也如玉味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舍田其小者也使天下事盡得如二公者先後共圖之何利之不可興而害之不可去耶先是余撫黔之三月卿鑑鍾陳先生江源杞鑿垣高致一日蒙挾詣余以除害告乃知乞糴株荒利毀害牟余卽出廩紬新益以公帑幾二千緡置田備賑夫學田為士也不及民賑田為民也燕及士萬公似有俟於今日余亦未竟也亡何赤城麾公以名直指披豁相遇賞心增益余所不能從此行平糶之政

市價不增咸以為當名地之中庶幾寔足應公且周巡郡衛隨方措注仁風翔于四境余觀厥成喜可知矣雖然民情則耕違時官赴則農他適又之官農兩玩非得人以警覺之則弊滋生三者有一盛稼之場恐為茂草不若仍舊貫茲喜也貽其憂者也及聞省志始見二公心事復釋然曰有景識不以首善自限以無窮者望人哉思萬公實獲我心似而續之時而宜之安知無馮公其人乎余兩人可無憂矣因備述萬公之言以告來者而以馮公期之作二賢傳

忠惠青公傳

江東之

余先世有景房公者以吳越侍御史奉國籍歸宋訖
稅三斗籍也公患之乃沈籍於江以遇風聞宋太宗
遣王方魯按之可其羨訖稅一斗浙東西十三州民
莫不德王公而頌江公為之喟矢也二公之心同其
功大其澤長自宋至明興五百餘載有心相感而
節愈奇者余過沅湘又得一人曰忠惠青公云公當
高皇帝御極二十有四年則壞之賊成澤海內外咸荷
聖天子輕徭稅加惠元元至意獨龍陽一邑僻在湖湘
厥土瘠瘠額納三萬七十有奇民不堪命化離流散
者久矣時司部邑莫敢

受障公憂之乃上臧額疏凡三叩不報遂自經
公志尉董蔡隄事邑故頑之澧水時時流溢不
上憫其誠賜減額二萬四千餘石以為常諸大夫皆曰
有驅而悟
主教一身以利害萬民青尉之得死所也自江潭之烈著
而棟王不悟義士自今悲之尉知
主聖可以行其直而成其仁見機之明赴義之勇公燕
之矣或曰邑有令有丞尉可無死嗟乎不有生者何
以贊國不有死者何以極民當

國初立法森嚴三犯逆譴誰敢者公不難蹈危竟以獨
苛一命之士于人有濟所信者心所活者民死而不
死謚為忠惠也宜哉先景房公歷數世王高孝宗朝
子孫顯者七十餘人丞相江萬里其裔也王方贊子
五人孫珪拜相曾孫尚主以故江公事載家乘王公
獨光昭博史今青公與方贊約之蜀人均為民稅一
減于前而生有榮名一減于後而死有惠烈天報青
公宜教於王氏將無同于江公故未可以遲速測之
耽端子曰宋太平興國凡諸臣定經制及陪臣來歸
者率顯庸之若沅諸君減稅二公幾陷不測皆不有

其官也青公不有其身邑民到今思公者感極泣下
不啻僑終襄謝與語輟相已也彼登崇陟華辰辰而
死詎能與尉紮耶余悲黔中吏不自振按每枝牒求
去恐為溝中瘠亦淺之乎丈夫矣因表揚奇節以風
卑官作忠惠公傳

六英傳

江東之

余讀史至田強錢鏐之際未嘗不嘆忠智之在人心
千載如新也強當王莽之篡竊漢不忘樹兵拒莽十
年之間兄弟同心禦侮日無寧夕又奔敗而事漢益
堅是時中原家傑能如強者幾人莽豈敢違周勃之志而

賄投匱之悲哉田強其忠矣宋室初興鑄也識天人
向背不難妄質於宋卒保其國而北面稱孤可謂不
智乎茲兩人者九原可作余方為之執鞭諒意伐降
而下耳目觀記於二氏中稱忠智才賢者得六人焉
齊人者漢祥炯帥也善撫其部落能得衆心建興中
諸葛武侯南征通濟火聚糧以達武侯大悅遂命
為元帥資侯平西南諸夷縱擒孟獲及歸克晉里猶
老六坑至爭拓其境土武侯以昭烈命為羅甸王其
後有譚翠者元時為四川行中書省左丞加鎮國大
將軍三珠虎符哉

太祖高皇帝本定中原翠先歸前邊進水西之衆數十
匹上喜厚賞之授懷遠將軍世襲宣慰司十三年
征討雲南師次於死罕備馬糧絕乃斃牛羊各以萬
計助軍實事平朝見晏賜甚厚其後有言鍾者正德
間雄長一方始多恣睢不受羈縻時新建王先生守
仁處龍場驛丞鍾析筭札之賤以金帛致焉不冬則
令人繼泉繼肉時以減驛司職二事為詢先生答書
謂均定制度諸侯無敢干易使者之先自漢唐以
來獨長父者以能世守

天子札法耳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庭悉取而郡縣之其誰曰不可故驛可減也可增也驛可革也司亦可革也使君其未之思耶至若刻

除寇盜亦守土常職今屢舉以要官定干進不已衆將不堪夫宣慰土臣故得世守若魯政則流官矣東

西南北惟上所使遲則有方命之誅是今日之參政已非使君之福其又可再乎諸凡詢謀而釋難而攻

奉而為帝弔者蔡大都如此今其子孫即安宣慰云又有宋景陽者故恒山人也宋開寶間景官寧遠軍

節度使時粵西諸蠻作亂詔景寧督兵征之悉定廣右復進兵討雲貴川中西南以平進校都總管建帥

府于大萬各樞機勞求得達人之心民多歸附卒聞大尉謫忠成其後有阿蒙者元時加鎮國將軍兼四

川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洪武初同驛卒歸附賜名欽校懷遠將軍有善政子誠當襲

上御製語文予之曰黔中諸夷構虜非德足化頑劣足從固庸是任尔當撫恤諸夷遲能禦侮以是是方其

後有失身者好學攻文牛應持倫愛民禮士惟日不足又多收致經史以崇文教時人稱其循良化俗如

文翁謫由民有美兵者輒自啓於政不加詩書以故

政治旁治邊微和輯今其子孫即宋宣慰云
御史大夫曰方今東南憂長如彭如望先世皆雲臺
名將巨輔漢室慶貽孫子非夷而中國之特以世官
與衆冒迷其靈根耳魏吳之間胥足而王者惟漢得
正故濟久之事試侯田強之情也胡元以表燕華湯
亂極矣

明興

高皇帝為百王雪耻除虎使民間復觀天日而驚翠柯
蒙不煩一矢相參而從之如流水知大義矣故兩人
之去邪歸正與鉞鑿之以小事大後先一道君子猶

李節婦傳

遷客胡松

有取焉宋昂之下士好文後有仇雋士而欲壞黨者
相去遠矣文曾鍾少厲彘氣一旦崇儒納誨非復故
吾其人傑哉陽明先生如大治紅爐過鐵皆鑄余何
敢望後塵顧居與龍場化愧師趾猶予不憾而遺家
聲余先生罪人也方省譽自責猶目望之作亦英傳

節婦石氏甲江處士石某之女成化己丑年六月二
十四日生弘治庚戌歸宣姑歐陽氏歷重石事之每
可甚惡好治麻桑蠶繭性靜儉貞率衣著五六載不
易婦帽中華靡相尚石獨以朴儉廣之無耻色弘治

乙卯年宣李遺孤子二長統四歲尚春週家事宿迫
艱阻當坎或勸其嫁泣曰遺孤奈何且死之日何面
目見君子于地下乃紡績以撫遺孤嘉靖乙未臺吏
鯉湖王公按郡徃以禮幣是年七月十五日卒附鯉
魚浩先墓之右歸宣時二十二歲宣卒之年二十七
歲嫡君九十年卒之日六十七歲栢泉子曰余他
日讀春秋見說春秋常事不書是矣至于紀叔姬之
卒與其莖則亦疑若常事然先師仲尼至備書其年
月若日而弗遺彼一國之君與其夫人若當時之公
卿大夫定何其名寵貴盛也乃泯然或不少見于策

書心竊怪之既思春秋之世功利熾然人心大壞至
于龍蛇戰野玄黃易色賣國弑君弁髦名器而兼節
守義乃獨見于一亡國無歸之婦人仲尼安得不贊
之以為天下後世勸耶乃余居今之世得傳李節婦
石氏慨然長嘆為一恻然焉誠不以富亦祇以興益
古今之同情如此顧恨非其人不能使節婦永有聞
于後世如紀叔姬也雖然庸詎知世果無其人手感
事悼時廢書于已

王烈文情

知府余忠

烈文名如藍姓王氏石阡府迎仙里民王英女英由

承差正統初任雲南姚安府晉開驛丞如藍隨住勿
承母訓素聞閨儀尤勸子女紅為父母鍾愛擇所歸
已許同郡士人楊振綱英解任臨四籍欲歸問適正
統戊辰歲後洞黑苗脅清水江草塘諸苗你亂屠殺
生民剽擄財物蔓延流毒至石門四境被害得免者
各奔外境是歲五月英華家率如藍輩欲之蜀以避
至中途聞賊暫息意其不來復回未抵家至楊寨時
六月十二日不意苗賊復至英年老不能奔遂被害
如藍年十九被執驅以行且欲汚之藍見父已被戮
厲聲罵曰吾父既為所害恨不咬尔肉尚敢更為不

道耶賊強逼之又曰年同父死不同賊生唾罵之辭
不報于口賊怒而言之嗚乎世之所謂大丈夫者平
昔讀聖賢書不知所學者何事脫有不平輒趨利避
害偷生全軀為臣不能死忠為子不能死孝甚至亂
臣賊子接迹于世獨何心哉其婦人女子亦固有挾
貞驕夫爭妍妬忌者有鑽穴相窺踰牆相從者有夫
亡肉未冷而遽適人者父母國人賤之宗族鄉黨唾
之其視如藍之風亦可以少愧矣然則如藍未嘗讀
聖賢書乃能孑然不失其身是固天性之貞得非文
子中之烈丈夫乎余守石門聞之恐其久而湮沒其

事乃爲作傳以垂于後俟秉筆者採錄焉

胡知府死節傳

余志

知府胡信廬陵人也由上舍起家有聲於館擢南畿秋臺主事正統丁卯來知石阡府事立心以正御事惟勤阡之士人咸而頌之有不能自己者歲己巳蜀之後洞黑苗不法出脅清水江草塘之苗縱橫猖獗蚕食其地而爲賊掠財屠人荼毒熾盛蔓延入阡四境皆遭烈燹民不聊生五月望前一日犯龍底江邊江近府治百姓奔突竄避有以兇特來告其亡者公曰吾受天子命守斯土吾亡百姓此自亡爲國孰能守

五月終賊退于只橋乕判未幾復臨隔溪幸水漲莫能渡郡耆楊光猷彼公留飲且曰我天子之吏犯我能犯天子也光猷曰事變不可以常處請亡而避公堅弗許光猷偕郡中尚義者十餘人強挾而行至洋溪口登舟渡溪時賊已踰江坡山掠境追至溪下衆皆投水逃遁遺公與妻弟失其名氏者在舟不能去臨公操戈數戰力不能勝罵賊之聲不絕遂被執以行渠妻之弟曰吾親胡既被戮予所仰賴者已失于予吾寧不惜而死予胡曷敢免禍苟生哉厲聲叱賊旋亦被害府篆亦被刳去時六月一日也嗚呼胡